



七修類藁

13
386
16

十六





明和 13  
號 866  
卷 10

關雅堂

東京書

學校圖

浪

七修續彙卷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廣陵散

音書載嵇康嘗遊會稽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客至  
自稱古人與談音律辭致清辨索琴而彈曰此廣陵  
散也聲調絕倫遂授於康誓不傳人不言姓而夫及  
康將刑東市顧曰影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  
吾每靳而今絕矣海內至今莫不痛惜又琴書曰嵇



康廣陵散本四十一拍不傳於世惟康之甥袁孝尼能琴每從康學而不與後康靜夜鼓之孝已竊從外聽至亂聲小有間息康疑有人推琴出戶果見孝已止得三十三拍後孝已會止息之意續成八拍共四十一拍序引在而世亦罕聞焉予少曾學琴亦聞其無傳也嘉靖己巳宿尚書顧東橋書室見有神奇祕譜三卷乃明臞仙所纂首列廣陵散共該四十四拍序其原出隋宮傳唐宋之御府者共有六段段各有題并譜餘曲六十有一若世所傳顏回雙清之類絕

少也惜譜多難抄今止錄其廣陵一曲詞名則具而音譜亦畧之也曲名廣陵散者因時晉乘魏際王陵母邱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俱為司馬所殺揚地名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名篇者由音哀傷痛息客稱古人者乃伶倫也皆他書所考云耳

開指一段 小序三段 俱名止息

大序五段 井里 申誠 順物

正聲十八段 取韓 呼幽 亡身 作氣 合志

因時 于時 返魂 狗物 衝冠 長虹

七冬續書卷五 詩文類 二



寒風 揚名 發怒 烈婦 收入  
亂聲十段 峻迹 守質 歸政 讐畢 終思  
後序八段 會止息 意傷感 意絕 悲志 嘆息  
長吁 傷感 恨憤 七計

謎序文

余舊得一敗帙鼠蠹之餘零落太盡唯序可讀乃謎社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不全謎社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母門類所宜不宜之格諸凡備矣亦錄其序文繼之前序蓋前序搜獵當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也不重

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收曼倩之蚊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千文虎序

夫謎者隱語也蓋擬詩義而為之周道衰微禮義廢弛故各國之詩人歌謠各國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不欲明言而托于物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誠如關雎正后妃之德桃夭以喻夫婦鵲鳩以喻兄弟皆以意逆之隱語因茲而發其端



白后漢蔡中郎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郡鄞淳之  
碑遂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壘曰後  
楊修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此謎之始也後  
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絙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  
辯之曰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  
與秤同有人辯得賞金鍾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  
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  
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宋齊邱解之十二字包四  
字云獨眠孤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

石輔以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  
世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  
元至正間浙省掾朱士凱編集萬類分爲十二門何  
以爲類引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摘選天文地理人  
物花木等門四般一同者故爲之類也號曰揆敘萬  
類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瀾鍾繼先錢塘王日華  
徐景祥犖犖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  
曰包羅天地惜乎兵燹之餘板集皆已淪沒無一字



可存予友賀從善者世居錢塘幼好讀書醫藥以自給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習者家之翌日踵門袖出一集面書自知風月乃問予曰此四字云何予解之曰自知風月者卽獨脚虎兒也曰何以顏茲名予曰嘗聞先輩云更作三句以成詩惜乎獨有一句更難於謎故號曰獨脚虎從善曰講鑿之予視之乃千字文也以七字包四字予曰不亦難乎何則千文缺一句則不可若魚鱗之狀中間難包之字多矣觀其用心之處抽黃對白諧聲假意輓轡拆白街談

市語千奇百怪應帶欵曲燦然靡所不備予謂從善曰胡不鍍梓卽行以補將來之學者得不泯絕此家之風味也從善曰恐儒者之所薄予曰薄此者腐儒也東坡之才博學宏詞無所不覽尙畱心于此何況于後人乎雖曰得罪于聖門亦不害于大義啖蛤蜊自與知味者道抑亦可以發一時之懷抱爾從善曰諾于是書此以識之

續編謎社便覽序

謎者何隱語也隱微之語乎曰否隱僻之語乎曰非



也何以謂之隱語曰所包者廣所藏者深惟其廣而無窮是以深而難知也其無窮非隱微而難知非隱僻乎曰不然隱微者聖賢性理之奧隱僻者後漢識緯之書皆非此之謂也然則吾儒亦有隱語乎曰石鼎聯句者軒轅彌明序參同契者鄒訢是韓昌黎朱晦菴隱其名於謎也曷爲廣而無窮深而難知也曰蠶絲牛毛充棟汗牛字書之繁也道聽塗說井蛙甕雞學識之拘也字義何如漢文之習而高爽之展也才識何如楊修之敏而曹操之遲也其曰謎社何也

如里社之社衆之會蓮社之社禪之機也謎有社而欲求其窮所難窮知所難知可乎曰可曰何由而可也曰其詳載于便覽知事者觀之勞心苦思自有以克其才引伸觸類自有以遲其義也然則便覽作於何人曰前人作者多有遺集續此編者江右梧月居士而序之者則雷封衛陽子也

鬼神誠格

嘉靖壬寅七月醫姪慶家偶爾西簷火起隨撲滅之明日移東或南續發者五日人以爲五通神之爲也



予祭卽息至庚申年杭城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數里因祭井而明日得清泉焉誠能動神果然也併文紀異示我後人

祭五通文

白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發毀瓦燎簷隣里驚憂人皆曰五通神之爲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氣以生爲心豈有悖常害民反神之所爲耶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恥神當爲民誅逐之可也人又曰鬼神無棲狂背求祀予今申祭於神擇日廟祀神亦體民之心從正而息邪可也否則忠言不省必將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歸亦豈神之利也哉惟神鑒之尙饗

祭井文

父斃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冽其泉載汲載飲施及隣焉今胡告涸無本稱源敬陳薄奠再浚再塞希神普化上出清漣混混不竭顯神之權旣全泉名亦表子虔神惠永賴傳之簡編

詩句用古



子嘗次顧向書自壽之詩數首內一律頸聯有酒尊  
花園閑畱客清簾疎簾看奕棊後會顧曰詩惟偷意  
可偷句耶因指簾簾之句子方覺之對以一時忘其  
爲杜也過日思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  
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乃用南部新書內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  
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豈東  
坡故用此二句耶固終不佳偶爾亦不爲大失

瀑布詩

子嘗咏瀑布有青天有日雪常落白晝無雲雨白飛  
之句客過而謂曰此又一徐凝也余因續爲一絕界  
破青山原好句裁成體用任人譏蓋以徐詩固似粗  
直不至如或人所譏也客又曰瀑布固然以徐詩而  
爲詩意特不犯預先偷句之誚哉予曰昔東坡送人  
守嘉州詩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江羌水流謫仙  
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然却全用李詩二句  
足成其意特非其偷哉况後二句亦覺粗直東坡亦  
安得有唐人之蘊藉耶特一時取巧自成一體不害



其為詩也

宋宮觀潮圖詩

嘗於先輩葉南屏家見元人題宋宮觀潮圖詩皆雄  
富雅健感慨悲壯因假回錄之楊維禎詩云八月十八睡龍  
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劈龕赭門地捲銀龍薄  
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  
蛇鬼穴婆閻朽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鼉已  
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蹠沙田食沙草厓山  
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軹道 練川嚴恭出宋宮

觀潮圖索余詩為首唱且曰得奇語始可抗浙江之  
奇觀繼遣金露澆渴頰飲酣為之吐錦橐句時至正  
廿年秋八月初楊維禎在玄白亭試奎章龍香寶劑  
書奉鳳味者玉璫瓏也

又

張仁近

神鱗怒決滄溟水浪沸波騰亘天起巨靈擘山山為  
開玉龍捲雪從東來腥風撼地坤輿剖長江萬鼓雷  
霆吼雄威欲吞吳越軍強弩三千皆縮手金堤既成  
事已非錢塘江上開皇畿雕闌玉檻照東海貪看秋



潮忘黍離中原不復民  
易主百萬貔貅宿沙渚  
倚樓望潮潮不來  
六帝同歸一邱土  
人間廢興何代無  
誰能耽樂思艱虞  
良工不解寫無逸  
丹青却作觀潮圖

又

張憲

磁州夜走泥馬駒  
臥牛城中生綠蕪  
炎精炯炯照吳會  
大築錢塘作汴都  
玉殿珠樓連翠閣  
七寶簾櫳徹雲幕  
生移艮岳過江南  
不數東京舊歡樂  
茂樹盤盤迷綠雲  
龍飛鳳舞峯巒奔  
玉床下壓大江小  
海水正入東華門  
木犀花開秋可數  
統統靈鼉振天鼓  
海開

一線截江來  
雪壁銀城盡  
飛舞吳商楚  
買千萬艘黃龍  
戰船頭尾高  
豈無海道走中土  
長驅逐北乘風濤  
烟霞蒼蒼繞城郭  
屋瓦魚鱗互參錯  
百萬驕民事醉醺  
坐使中原壓羊酪  
因循六帝不復讎  
西風八月凭江樓  
欖宮人飲白骨恨  
洪波不洗青衣羞  
邦基削盡師臣逐  
軹道人稀子嬰哭  
繡胸文頸踏浪兒  
反首誰能報君辱  
廟子沙頭卓大旗  
天吳縮頸不敢馳  
行人指塔話楊璉  
三十六宮秋草腓  
至正二十一年秋  
八月既望自姑蘇來  
雲間寓延慶方丈雲谷  
講師出



宋宮觀潮圖徵詩嘗記父老言宋亡時丞相伯顏駐  
師沙上潮不至者三日又記庚午歲正月十四曉有  
雷自北高峯飛至故宮塔頂火不滅者二日撫卷憶  
舊不覺慨然爲賦七言長詩一解適宋仲溫至遂命  
書之

又

楊基

君不見十五湖上月十八江上湖君王連日醉伐鼓  
更吹簫簫聲忽如天上落大內臨江起飛閣繡戶朱  
楹十二闌嬪娥歲歲觀潮樂湖水信可定日夕來朝

宗人心獨不如而不思兩宮兩宮未雪恥屢下班師  
肯白馬素車神何不令天吳磔食大奸髓奸髓不可  
食國恥不可滌嗟爾江上潮雖雄亦何益潮無益於  
人看潮徒損神橫江鐵騎來三日飛埃塵歷數固有  
歸爾潮胡不仁致令鸞鳳雛戚戚悲殘春春光浩無  
主花落隨暮雨回首幾秋風旌旗又如許又如許君  
忽悲古來在德不在險一杯之潮安足奇

右四詩無大高下可謂勅敵四集或有或無聞其卷  
今亦亡之矣又安能永傳其詩哉感慨之間錄入七



修維禎字廉夫號鏡厓張憲號玉筍字思廉皆會稽人仲溫名克長洲人鳳翔同知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吳人仁近疑爲崆峒生也

四言咏物

四言古詩與咏物之體其義相似詩家第一難者古詩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如咏物太着題則粘皮帶骨而卑陋稍出格則捕風捉影而空踈較之歌行相去遠矣

鏡氏二女詩

鏡鉉河南鄧州色目人也革除間參政因忤成祖被誅二女金兒玉兒發教坊司女誓不受辱而色長陳儀特護持之仁宗卽位命官至教坊查審放出皆令適人因而各上詩一律謝恩長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堅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



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或云少女原許阮主事後  
朝命配陶某故云

弔顏詩

沛縣知縣顏伯瑋廬陵人也太宗靖難師過沛顏死  
節焉太師楊士奇過沛悼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  
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  
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荒墳何處  
是離離芳草淚空垂學士劉球和云父子捐生總蹈  
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壠遺民識地下卅心故

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  
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子另有萃忠錄一帙鍊顏  
之事備焉今見二詩併記於藁

馬踐犬

芥隱筆記歐陽與同院學士出遊遇馬踐犬死於道  
公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  
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莫若逸馬殺犬於道捫  
虱詩話又載此事爲穆修云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  
張景云有犬死奔馬之下沈存中云奔馬踐死一犬



以爲渾成過穆張也予以二書所紀必一事也乃因前人之議而後人復擬以較勝耳文意固似歐陽者然據其時則穆在先矣芥隱之言恐亦簾視壁聽者耶亦未爲古五十年前予同編修金美之知縣顧潤夫員外王蔭伯共論此事予戲曰馬逸踐犬死可矣何數賢之議如是哉金戲予曰可惜當時無汝子徐曰歐穆何可當也但以一言論之耳顧曰然今偶見二書不同思三君俱卒識之

碧泚詩

吾友豐考功坊納涼碧泚詩曰鑑湖洲上晚涼歸散髮披襟送落暉鳴雨乍收微雨續黑雲輕載白雲飛水風度篠偏流座山月穿松故拂衣倏忽陰晴堪一笑年來世事已忘機此詩流麗暢逸而第七句關鎖處卽景生情警拔深契雲卿家法好事者以爲雨時可有日耶此於無過中尋過矣予嘗以杜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亦可以議論也蓋桃花落於二月柳絮落於四月鷺鷥高飛鷗鳥掠水黃鸝則穿林度木而已安得有同飛之理耶此特舉目前



一時之事不可拘於常理

鴈燕四律

謝宗可有白鴈詩而顧文煜亦有之袁景文有白燕詩而瞿宗吉亦有之膾炙人口惟謝袁之作也予嘗併得而讀之恐亦無相上下咏物極致真可謂一律也今人止知謝袁故并錄以供具眼謝曰翅老西風絕點瑕秋江難認宿蘆花雲邊字缺銀鈎斷月下箏開玉柱斜影亂飛鷗回遠浦陣迷宿鷺落平沙聲聲喚起蘇郎恨爲帶胡霜染鬢華顧曰萬里西風吹羽

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袁曰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柳絮畫簷香入夢梨花深院冷侵衣趙家姊妹應相忌莫向朝陽殿裏飛瞿曰脫却烏衣絕點瑕銀屏珠箔舊生涯玉京老去粧初改王謝歸來鬢已華避雨有時粘柳絮夢雲何處認梨花飛瓊不向瑤臺去却入尋常百姓家四公顧字光遠姑蘇人終郎中袁雲



間人終侍御瞿名佑錢塘人終教授皆國初名儒惟  
謝元人

神童對

嘗聞何仲默入場時最少其兄背以進之御史見而  
口語一對曰弟騎兄作馬遂應曰子證父攘羊又閣  
老袁元峯十歲時縣審里役於清道觀隨父至觀不  
畏而立於人前知縣見其如成人喚問何人家兒也  
其父忙應之知縣曰曾習對乎曰方學之時有雙鶴  
飛鳴知縣遂曰三清殿上飛雙鶴袁應聲曰五色雲

中駕六龍縣主驚喜與果而退少間學諭擡酒來飲  
縣道其事而諭曰恐正讀此詩而卽換其車字也衆  
曰亦難亦難因復召見語之曰投子四方開六面袁  
卽曰丈夫一德貫三才衆遂驚愕此真可謂神童也

恰字

恰字有三義適然貌用心也又鶯聲杜詩皆具之如  
野航恰受兩三人當訓適然恰有三百青銅錢用心  
之義也自在嬌鶯恰恰啼則聲矣猗覺寮不察此意  
反引廣韻云恰恰用心啼非止聲也豈非不知字義



而誤以一偏言之耶

唐宋用字之別

陸提學舉之有句云巖邊桂樹團丹霧石上苔花閣  
綠雲王蔭伯爲更團爲生閣爲動陸聞而喜之夫律  
詩妙在活字觀生之於團動之於閣可以悟唐宋之  
別矣

破題

嘗聞或因俚語或因事物滑稽者以之爲題而作破  
雖無驚人之才亦得游戲三昧錄共閒談不猶愈於

謾言者乎庖人云仰足觀於天文俯難察於地理月  
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運於天者未嘗有  
遠近之殊感於人者不能無悲喜之異看看月上蒲  
萄架那人因甚不來也最苦一雙鳳鞋閒在繡幃下  
破云時至而人不至君子疑其人之有所拘物偶而  
人不偶君子傷其物之無所用樓屋破云占天之有  
餘補地之不足父子東厠父子座席破云事之至急  
也不擇地而施居欲其安也必巖分以處三月大雪  
未幾雷鳴又雹破云陰極而凝寒欲驅其寒必有物



以麗諸天陽極而生怒欲殺其怒必有物以投諸地  
俗語本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  
曹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  
人靈徹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  
他人能得幾時好李白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  
向死前休仔細思量底模樣皆杜荀鶴詩事向無心  
得意竭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忍事敵

灾星司空圖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來時朱灣詩自  
已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  
前程馮道詩團團似磨驢東坡詩真箇有天沒日頭  
宋神童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睡到人間飯熟時本  
朝錢宰詩月終齋滿誰開素日暮一爐麩炭火樂天  
詩田婦有嘉獻潑撒新歲餘韋蘇州詩前稿已拈出  
全篇者六人今欲省刻止揭其名

風水

易曰俯察乎地理詩曰相其陰陽書曰乃卜澗水東



澤水西惟洛食是古人必明其陰陽而又欲協乎天也至晉陶郭出而方有地理之說嗚其葬地及後紛紜立論斯又下矣士衡有曰是氣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固有氣盛而化氣衰而朽藏以承之于焉悠久則亦論其理而欲安其體魄也景純卽雜於相術故於葬事則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葬者返氣入骨以應其所生考之士衡之後四世拜公景純罹害王敦禍不旋踵是蓋據其理者獲其報主其術者致其害蓋觀秦漢以前聖哲帝王層見疊出晉唐以來著

書擇地術亦精矣富貴之久子孫之多何嘗過於三代哉天蓋生人不由人力若吾大聖張真人未聞其先之葬也何如歷世又孰有過者哉或曰如子所云地無吉凶親委溝壑諸先漫言而朱蔡亦不足輕重矣子應曰地必擇吉葬必盡善豈可一切委之於無用而不問耶但當擇其寬厚聚氣之所無水泉螻蟻之屬卽爲吉矣葬已善矣祖宗神靈必亦安矣彼安而已亦安也又何必深求衆合克應以求其富貴利達哉故朱子曰子孫藏祖考遺體必致其謹重誠敬



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程子曰地之美則其神靈  
安子孫盛也余嘗譬人之坐臥也得其所則心安魄  
靜可以長久可以歡樂可以生育也善乎歐陽玄曰  
作室先主乎寢所相墓先安乎親靈是惟欲其安而  
已今乃委之術士只求其富貴利益於子孫豈孝子  
慈孫之意耶且人家之子世多不才父母親教之而  
尙不能從况欲枯骨以蔭之耶苟但求其美地雖未  
必盡合於諸法惟取山水之相因氣脈之凝聚所謂  
精光時露於一分者然而登山之際形迹指陳亦未

可得也况欲從其野師俗巫遷就謬言以成何局以  
圖未來利益何其愚耶且欲報其愛親之情以竊山  
川之靈秀以致子孫之富貴已逆其理矣逆其理而  
受其害者十常八九自然之理耳何以言之世之術  
士得陶書者爲陶得郭書者崇郭得楊會之書與各  
書者紛紛藉藉真偽純駁世之聖賢卒難以辯是以  
淫巫瞽叟遍滿天下蒙昧倉遑之際托之以貽禍害  
往往見之蓋以不惟其理而惟其術惟其術而又不  
精也謝子期嘗曰世間萬事欲順惟風水金丹要逆



蓋以生氣周遍乎天地浸灌於一身善攝生者識生氣之根凝於一身善葬地者識生氣之止欲聚之於一穴竊取生化之機豈易得哉一錯其旨其何不致於蹙壽致禍也然而名卿士夫專信其術迷而不返貪心使之可慨也夫

又

劉文安公曰地惟由於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惜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祇而能毋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

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又嘗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亦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而非天也以近驗之吾杭邵氏之家舊矣至公明而有聲場屋徒有名而未第生二子俱登進士公明曰使吾家葬地善耶不當隔余而發其子使不善耶吾嘗安飽今子孫繩繩又多富貴豈非天生二子因有以得其地利耶



七修續彙卷五  
苟以術者言之必以邵氏之墓善矣是公明之言反  
爲謬戾者必有所歸也又嘗驗之吾家葬地俱當五  
害伯叔五人俱富於財因以墓不佳而尋師求地遂  
無虛日先君曰汝輩皆有子而我獨無汝輩皆宜擇  
而吾當守其先葬余妻而與已焉繼而吾母老而余  
亦知地之不佳也意其二百餘年之墓三代不可遷  
矣因吾母而遷二親寧不動其遺骸而求富貴吾心  
安耶因亦卒葬焉然而葬前母時先君無子葬吾母  
時余亦無子後考生余余又三子矣百五十年間伯

叔之墓木雖已抱矣皆乏子嗣豈非信淫巫瞽叟之  
過歟究而言之又豈非由於人而成於天歟至於陰  
德之說亦術士之所不棄故卜氏有曰吉地乃神之  
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又曰必欲求滕公之佳城須  
積叔敖之陰德此又意外之論亦歸之天而已

七修續彙卷五終



七修續藁卷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  
山海經述海外大變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  
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  
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志云大宛有解人語知  
音律者觀此自有一種其來久矣廣川畫跋以馬異



於今也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親見其圖矣胡未能述  
其真予讀唐史明皇教舞馬百駟爲左右部因謂之  
某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  
杯樂昇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  
黃衫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牀三層或令  
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牀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  
節奏故張說詩曰試聽紫驪歌樂府何如騏驎舞華  
陽杜詩云鬪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徐積詩曰繡榻  
盡容騏驎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

樂天雜錄  
謂舞馬者

乃人舞於  
牀上非也

噴嚏

詩曰願言則嚏註云汝心思我則嚏也今人嚏而云  
有人說已豈無謂哉故漢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東  
坡有曉來噴嚏爲何人之詩來亦遠矣昨見柳氏舊  
聞一嚏事雖非正義贅之亦可發笑也唐玄宗友愛  
諸昆弟一日同寧王飲食寧王挫喉噴食上髻王驚  
慚不安玄宗亦不憚黃幡綽在側曰不是挫喉乃噴  
帝耳帝遂悅因戲曰幡綽佞臣乎黃又曰臣知上思



臣臣乃願言則噓耳帝又大悅

### 魚袋金花帖子

魚袋始於唐高祖取李淳風鯉魚得衆之識又襲古義魚符之事故製爲魚袋以藏符契也懸之於帶有金銀緋紫四種論官職也開元以後勅非戰功不給歷代因之宋仍以品級定四種云金花帖子報進士之名亦始於唐至文宗時革之宋則復用也似在南宋不用見中吳紀聞先祖條然考其制用黃帑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舉官花押仍用白紙爲套貯之亦題

姓名於上登第者隨附家書於中云

### 痘瘡

痘瘡兒在胎時受母氏熱毒穢氣而成遇陽長之時發也故醫書載人身有三穢液毒之說焉又曰痘因熱毒而生古今以兒生時卽挖出口中穢血未食時與飲黃連汁使胎糞同下此治痘之源最爲有理蓋兒在胎而食穢啼聲出而穢血下矣龐氏以爲天行痘瘡漢魏以前經方不載建武征虜而染來呼爲虜瘡此成胡說也夫人生出痘自爲常理壯夫征虜染



於小兒據可信乎既曰天行又曰虜瘡不亦相悖乎虜人不生痘瘡以其不食五味也東漢方書不載正見古人飲食淡薄非若後世膏腴厚味也考之椒蒜由西漢通東夷始有美酒佳肴至唐方盛發於晉唐以後彰彰矣且痘於富貴者多重貧賤者常輕尤可見其母氏所食而然也至有不出如吾母重出如吾友陳敬亭之子則又原受毒氣至有輕重不爲常也已

婦女殺賊

正德間流賊劉六等剽掠山東一日過東平州而州中姑嫂三人避之方回一賊遺後見其姿色美而驅入林莽汚其大姑與嫂矣將汚幼妹妹俟其上身兩手交按賊頸號叫之嫂遂踞坐賊背大姑抽賊刀斫其腦以死報官準賞格嘉靖壬寅北虜入山西汶水兩賊至一村有姑嫂二人急避而姑下枯井嫂爲賊擒以問適尙有一女何在對以井中賊以有物隨下矣一在上而一下以筐扯女起視之無物叱立井傍欲汚也方復起賊姑嫂見其用力因勢共推賊落而



下其土石焉二賊俱死於井播之四方子聞二事而感楊鍊厓薛花娘之樂府非誣矣第人患無心耳東平之事虧其小姑成其大功汶水之賊雖得其機實多其勇也

鹽

大地之元氣寓之於水故水能載乎地也然水體輕清者則上浮而淡重濁者則浚下而鹹故曰海鹹河淡鹽井有深至五六十丈者陵州者一也東南卑下煮海為鹽易成而最廣所謂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

鹽耳若山西忻崞平原彌望皆若霜然土人刮而熬之為鹽由地近滹沱亦卑下也沙漠有鹽澤河東有鹽池者又非是歟常晒陳水南云大谷榆次地高產鹽又且尋丈之間復能種藝尤盛此不可以常理論殊不思生氣既厚泉脈不泄而為井則峻發於上種植亦茂矣第鹽池凡物下皆面成鹽真理不可曉也惜未經其地目審其事以尋繹其理耳

從葬沙板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穆公事也及讀史記秦



本紀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又曰  
至獻公元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皆言殉  
焉其來遠矣惟黃鳥彰彰者爲惜三良且殉者百七  
十七之多故也後世帝王意亦有之或宮人一二少  
而無聞焉棺用沙枋意起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無  
沙棺而惟誌石五金之類及讀程明道文集記葬曾  
祖累歲求其不朽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栢  
棺尙在又某寺完地而得古棺裹以栢木某地修城  
得古栢堅潤如新且思栢木之理詳察地中之事因  
用之以葬七柩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惜未有以栢  
木與沙枋同埋數十年以試

古鏡

世之古鏡多出北方古墓人知而寶之未知墓出故  
也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註以東  
園出鏡之所予恐溫明鏡名也又按癸辛雜識云世  
大歛後用鏡懸棺蓋以照屍取光明破暗之義據此  
二書則知鏡在於墓其來已遠而取義亦明白也意  
其開一墓而得鏡不一似古人送葬者皆贈之如今



人之綿箱耳

樹蟲

舊說桐梓之蟲樹下搗鼓其蟲自墜予意鼓音寬脾其聲氣既振於下則物之小者因聲氣而解體隨之以隕理也癸辛雜識以桃樹枝柯生黑小蟲用多年木燈檠掛於中紛紛然墜下矣此不知何說也

華亭兩縣丞

嘉興儒學陸汝霖澍學贍而精於時文聲聞籍甚門生多仕負志拔貢去仍入監應選扶病殿試常道憐

其才卷雖不終而特選華亭丞以地美且近也奈何到任甘日卒湖州顧某董編修前妻之弟步糧至京相見績取之姊乃吳冢宰女也女以姻家俱官此獨可布衣乎告夫懇父必欲與之官時開輸粟之例倍者竟得入選二家因爲納銀竟選華亭丞在任數年而富貴踰常也嗚呼以明經俊父辛勤一世而不能享一日之尊榮以布衣白丁藉人財勢而一旦有終身之富貴人生豈非命耶

摺疊扇



摺扇由成化初高麗貢至朝命效製以答復書格言  
以賜羣臣民遂效而爲之故水東日記云起自本朝  
人隨道焉不知北宋已有之矣故東坡云高麗白松  
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正謂是也又見於猗覺  
寮蒲葵扇條豐坊亦曰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陸儼山  
亦有楊妹子所書絹摺扇似皆以絹爲之故古有紈  
扇羽扇而無紙扇之說是也黑骨泥金却起於日本  
而中國飾之以金耳

二窰

哥窰與龍泉窰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  
生二弟兄各主一窰生一所陶者爲哥窰以兄故也  
生二所陶者爲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  
其足皆鍍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  
脈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窰則多斷文號曰百圾  
破龍泉窰至今溫處人稱爲章窰聞國初先正章溢  
乃其裔云

楊曹仙佛

吾師楊長史之父冲杭庠士也篤好仙術一日遇麻



衣火於途曰有客寄書於宅君知之耶歸果得書開  
緘則唐仙人張平叔一拜帖也意乃仙降求之愈切  
人以痴呼之逾年復又遇之拜懇欲隨麻衣曰子緣  
淺難成功名亦不大科甲在後人也記之勿泄忽然  
矢之後仕贛之教諭麻衣又至家人因詢之楊語其  
所以不久捐館甥孫曹岳斷乳食素信心於佛一夕  
夢僧持杖如地藏者使之捧杖環卽時升起過屋岳  
懼而驚醒焉後復夢見之今年二十三矣仲冬復夢  
此僧曰在橫河橋待明發不語家人尋至其處果見

一老僧坐堦岳拜之欲隨僧曰我長往湖湘矣汝可  
隨乎岳懇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飯肆僧澡面見  
其十指甲拳縮寸許入水伸長尺五六人共駭然食  
飯數口而止岳納飯金於主僧曰可擲之岳惜未應  
猶同至蘇州僧又曰擲金乎岳又不應且思家淚下  
僧曰汝緣淺汝緣淺指側舟曰可倩以歸時順風一  
日夜至杭矣試觀二者知仙佛果有也惟誠心求之  
未必不驗而成否乃其數爾

三高人



永樂初溧陽徐尙書為潛匿建文朝廷抄戮一門有  
幼女發入樂籍色長陳儀陰眷之不使污辱後遇赦  
儀為嫁之尙童也聞鍊鉉能詩二女亦儀成全以從  
良天順中泰州馬士權寒士也素與學士徐有貞交  
徐為石亨輩誣奏云馬所知也馬受極刑而無一言  
以及徐徐感之許一女為婦事已負其婚馬終無怨  
忿之言又昌平侯楊俊亦為石亨搆誅有娼婦高二  
臨誅生祭楊而收屍嗚呼在士權實人之所難能而  
娼夫樂婦又能為人之所難為真罕矣舊不知高之

藁

已見正稿  
奇譎類

今見載之客座新聞併陳馬事復錄於

燕

燕水鳥也故名玄鳥簡狄於水次吞其卵而生契淮  
南子曰燕入水為蛤爾雅翼曰求雨者投之竭泉卽  
漲人食燕肉不可渡河明其水也其來去皆避社日  
不以戊己日取土為巢書戊己於巢則去皆因其土  
克水故也埤雅載其事而不能明其義顧况詩云燕  
燕于巢綴緝維戊抑錯矣樂天為之序又云不以甲



乙啣泥此可謂既失之鴛又失之蟻矣

蚊

白鳥有二曰蚊見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又曰鷺見杜詩黃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見齊東野語引吳興志有豹脚蚊子亦見大戴禮

浮炭

陸放翁筆記云陳無已貧見其手札每問酒務官托買浮炭浮炭者投之水中而浮之故今人曰麩炭訛

也觀此訛之已久但事小人不之辨耳

不灰木空青蘇合香丸

予有刀柄乃不灰木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石腦油蘸之點燈方知如空青必貯之古銅器中月以水濕之不枯死也蘇合香丸藏用荷葉包裹然後不乾相同

八駿

周穆八駿之名舊矣唐太宗八駿有圖并事子俱載正蒙事物類成祖八駿曾聞劉呆齋有咏今得名歲



抄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  
棗驪曰黃馬觀其名既殊於前之二種無事實而又  
皆中箭被傷恐亦後人因數皆八而文以傳之歟

###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  
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爲世寶也子意恐卽文選  
中所謂玉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志載海月如鏡白  
色正圓有腹無口目可炙食又緯畧引郭璞江賦晉  
安海物異名記侯鯖等錄明玉珧處俱不言製鏡之

事後與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質如白瑤璃大  
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  
問所從來則曰舊任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  
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問人豐南禺曰乃活  
大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後  
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人養亦  
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書出  
而傳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

### 古今人形不同



古人豐偉長大者書載之矣如三國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宋張世傑死海獲屍焚時見膽如斗大則其人如何其長大又未見載之書是知古人較今自長大昨四都鄉人掘地得髑髏如斗大者人皆駭之此必宋元人矣故聞利州有則天像長七尺成都有孟蜀后妃祠堂皆極修偉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舉領猶拂地則知古今人形不同

王錢門對

舊聞弘治間吏書三原王公恕署門曰任於朝者以

饋遺及門爲恥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嘉靖間藩司參議揚州錢公牒可門署使所屬衙門寺觀帖焉對云寬一分民受一分見祐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吏卒子聞而喟然此卽王尙書聯也二公非心事光明胡能門聯如此哉故王近世家宰難及而錢忤當道不久去然二對近人不知前乃真西山奏疏後亦古語也惜忘之

大蜘蛛

幼讀酉陽雜俎載蜘蛛大如車輪者以怪不足信及



聞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而龍爲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爲遂爲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子復將信而將疑也又讀雙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鬪死事友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間一夜爲龍來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湧數里舉家遭害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爲怪也

### 香臺百咏

香臺詩集吾杭國初瞿宗吉所作擬玉臺香奩而各取一字以名之曰初曰續曰新皆百咏焉公自序其旬日而成者予得公之手稿每讀每嘆其學博才敏近時少其人也昨讀蟬精雋又知先輩徐百齡爲之註張天錫爲之序惜無刊本未知其子孫有藏稿否又甚惜焉或曰博與敏可也然其題咏不出閨房賞玩不過風月殆非莊人雅士之爲殊不思古人有云咀靈芝而吮甘露情動乎中拔鯨牙而挹天漿夢遊於外自可與知者道此布帛菽粟固人間至寶而海



錯蔬菜亦可少者哉展轉於懷筆之於藁

戴進傳

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  
凡有父而名未顯也繼而還鄉攻其業遂名海宇鎮  
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宣廟戴尙未引見  
也宣廟召畫院天台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  
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  
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  
未應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

曰福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芷飲于慶壽寺僧房夏  
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寅夜以逃歸隱于杭  
之諸寺爲作道佛諸像故今花藏潮鳴尙多手迹吾  
友張濟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廷循使人  
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好畫因往避之值歲暮持門神  
至其府貨之其時石銳爲沐公所重石見其畫曰此  
非凡工可爲也詢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  
越已又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翽皆  
喜戴畫歸則老矣先生循循愉愉人樂與友凡親友



不給者每作數紙與之人爭貨焉其點染顏色妙奪造化鋪敘遠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水較前人另出一格其于諸家無不能王楊二公常稱其畫當與古人相頡頏卒時七十五天順六年秋也字文進以字行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先生沒後顯顯以畫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堇吳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兼美衆善又何人歟誠畫中之聖今得其片紙者如拱璧焉去後

又何如哉嗚呼公藝精而不售展轉爲競藝者所忌卒死窮途豈非其數哉然而後世名畫者莫可與並又豈非道理之不可誣哉賀御醫誌墓避時而不詳止云爲藝所忌予過橫春橋見其墓淒迷於蒼莽之中祀絕而將爲人發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書其傳云草橋子曰退之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戴嘗奔走南北動由萬里潛形捉筆經幾春秋無利祿以繫之也生死醉夢於繪事故學精而業著業著而名遠似可與天地相終始矣究其當時不



七修續彙卷六  
過一畫工而已嗚呼世之赫赫目前以富貴驕人者  
名隨身沒不知所自樹視此寧不愧諸

七修續彙卷六終

七修續彙卷七

靈不容人之奇士即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佛睛黑石

廣西全州無量壽佛寺中佛即無量真身也其日睛  
指甲與生人無異目視物而能轉甲年久而亦長湖  
廣永州浯溪之涯有黑石焉較他石為少細視之暗  
然以溪水滌之則浯溪之景全現於中若鏡照然好  
事者昇輦於家水洗經日與頑礪者等也復昇之舊



處光則又如舊矣鹽鹵雜以他水但要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上之水至舊痕處則取去者皆他水而鹵盡在也或以甑篋隔之亦可以他物則難分矣此皆理之不可推者

### 碑樓

徐武寧王之墓在鍾山皇陵之右神道碑乃我太祖之筆也碑因高大爲樓以居石磴以上登者卽時必病人莫敢焉予嘗聞之昨友李見石之子登之果然豈非太祖在天之靈不容人之在上耶

### 水石變異

春秋石言於晉歷代少見也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鷺卵小如鷄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鬪於穀洛亦以罕矣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見實錄

### 老人

錢希白洞微志載鷄窠老人如小兒事嘗以爲怪未信昨聞會稽季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在寶慶時有事於所屬新寧縣未至縣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



架一皮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  
聲唧唧如燕子語問之乃其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  
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盃水而已季蓋質實  
不妄語者據此與鷄窠老人不食不語相符而實有  
矣夫人老而體縮由氣血衰也氣血衰而聲音低理  
也但骨胡能短食胡不進而長生似與天年百二之  
說戾矣夫天地間自有一種間氣所生者如輟耕錄  
所載人腊是也如筆談所載呂縉叔終時如小兒病  
也

###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裂流  
血舉家驚惶至暮叮哇間俱是也當道舉奏明年四  
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算焉又明年六月  
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  
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壩河水亦盡赤豈非皆血  
水之所兆耶

### 異妖

舊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畫有王者



一人車騎數件男女侍衛者又數十人晃晃動躍頃  
下坐列於廳奔走應答真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  
告曰尊官何來何顧於余王曰吾非崇也暫過借宿  
不擾不侵無喧無恐吾當有益於汝也一時婦女進  
於內僕從或驟於廚或易於市或服役於庭除車馬  
行李各置其所逐主一家於空室柴米家具與之共  
矣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某人橫  
負汝財吾爲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內不來償  
主當焚某處房屋其人恐疑間某地之屋焚矣辦值

急付其主明日別主人冉冉自空而去余以宦客欺  
已耳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象山縣梁家忽至一  
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  
而迎之啓以尊客素昧居宅何處嫗曰女翁出外乏  
主物特來相倚世爲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疑爲  
祟急辦牲醴以賽之嫗怒曰吾非爲禍之祟何爲生  
食我令婦熟而進之飲啖言笑起臥如生人婦女皆  
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修潔也半月始去以此證彼  
信有之也然鬼無形與聲倏忽變化則有之雖五行



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或步持物劉歆以爲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雜半之說耶

### 李伯時天馬圖

宋元祐間外國進至三馬李伯時愛而圖之卷成而馬俱死矣聞出空青集而予未之信也昨觀雲煙過眼周公謹細爲紀之其馬之名色形數來歷日月又引曾跋以證之跋曰元祐庚午余來京師見魯直九

丈於醜池寺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歿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取去寶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與徐靖國宋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指余親見也余請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領浙漕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汎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劉出是圖開卷宛然疇昔俯念四十年憂患



餘生獨存殆若異身也因詳序本末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耳據此則實有是事真可爲異又嘗聞傳神之人云凡寫病者之照肖之則病人多死豈非亦收其精魄於繪事耶況李術至精則通神矣故世傳龍眠常畫一龍正風雨而點睛遂爲飛去夫雲煙過眼無刻本而抄者多訛且少也予因畧正數字錄之於稿或傳之於人庶幾不沒李黃曾三公之意也曾名紆字公卷空青其號官至中大夫

### 透光鏡

周公謹記鮮于伯機有透光鏡一面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處其影皆空余嘗賦詩也又謂郝清夫亦有二面一止透半一透之不甚分明紀於雲煙過眼錄予意此必鑄時或異而用銅用藥非常者始如唐時揚州所進水心鏡乃神龍之化耳據是則周穆之火斧能照暗室如晝始皇之方鏡能照人五臟雙槐歲抄云成化甲辰宿州墾田得鏡照見農家男女墓中人物農夫驚異而碎之亦同也已

### 尙書夢



予一夕夢尙書玉華盛公來顧明日訪中翰葉柳亭  
葉欵畱間出冊示之乃盛畱別詩也予因告其昨夢  
今見之非數焉翻拍又見尙書梅林胡公之跋語葉  
曰此尤有大數之說廿年前三茅道士夢胡立祠之  
地有豐碑大書尙書位三字是胡科舉之年天已定  
其平夷之功建祠之事矣彼此又相駭然嗚呼梅林  
功業之大恩德在杭數當見於道士之夢也而盛之  
詩葉之欵瑣瑣一事亦見於區區之夢豈非諺謂飲  
啄有一定之數耶貪叨富貴者於此可警

郭季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見之史異也吾友季太守  
本雖非郭之盛家指亦幾千矣三十年家無死者亦  
異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錢道士往富陽縣龍  
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荆棘叢密衣體俱  
爲損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爲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  
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甕以行途



間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爲一蛙而費苦錢糧人  
役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交作淋漓遍  
體咫尺不可辨也晚視甕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  
仍到龍潭拜求廟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懼以官法  
僧不得已供蛙與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甕  
中又無矣予舊聞蘇人都少鄉言同年陸景福知寧  
波日取金線於天井山之事亦然意於正藁辨證類  
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龍只是獸人得而玩  
者非也今益信諸

### 屍行

成祖時都御史景清犯駕伏誅以屍植草懸於長安  
門是夜夢清仗劍繞殿逐上明日駕過門忽然繩斷  
屍行手指若犯駕狀夫夜夢有之而繩斷亦有之屍  
行手指何物使之哉

### 周費二夢

嘗聞大宗伯周公洪謨鄉貢上京時舟至維揚夜見  
一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子去前程遠大公曰子何  
人而有是言對曰吾友鶴山人丁某倏然不見似如



夢然後公官南京以書詢揚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訝  
之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時蜀府教授及詢其形像  
亦同江西閣老費公宏中鄉試時無錫金廷輝為主  
考閱卷夜倦恍惚見一卍角生揖而告曰人非堯舜  
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驚覺似夢心異而遂以是  
卷置案上二三場復夢此生又至如前言因遂尋號  
取之揭曉費年正卍角貌又似主考問其夢不知也  
予嘗二事往來胸中丁之神已托生而費又不知也  
則神其事者誰耶以鬼神特假其靈異何形像之相

似耶以爲好事者爲之耶則周公嘗言有詩云生死  
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  
表歸來又姓丁金主考乃少卿都南濠年家都親與  
余言者此理竟不可格是果三魂七魄之說哉

七修續彙卷七終



